



LONELY VECTORS

3 JUN – 4 SEP | TANJONG PAGAR DISTRI PARK
SINGAPORE ART MUSEUM

sam
singaporeartmuseum
CONTEMPORARY ART IN SOUTHEAST ASIA

孤独的矢量

《孤独的矢量》(*Lonely Vectors*)在构想上受到新加坡美术馆新展馆所在地的启发。新展馆设在海港附近的丹戎巴葛分销园(Tanjong Pagar Distripark)内,此处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展现着一派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孤独的矢量》在彰显上述特色之余,也反思货物流通以外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历史洪流中的跨境活动与现象。从经济特区的开发到人口迁移模式;从种子分配到反对设立大型种植园的农民运动;从土地与水资源的分布不均现象,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的宇宙论和世界,展览从多方面探讨我们如何相互连系,彼此交流。

~ 劳动力的编排

各地货物和资金要在全球流通,必须依赖与之并驾齐驱的力量:劳动力。众多劳工为寻找生计,不惜千里迢迢迁移他乡,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客工。全球化进程往往被美化为体现出全球自由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时代。这句话对那些随时穿梭世界各地的精英份子来说,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对众多劳工而言却未必如此。

王博以他2016年到新加坡担任驻留艺术家的经验创作出,第一展厅门外的作品《内部的喷泉》(*Fountain of Interiors*)。他在访新期间曾到本岛各处探测不同环境的色温,并从采集到的数据中发现,客工宿舍内的光线最刺眼,蓝光成分最高,与新加坡市区各个消费场所安装的温暖室内灯光对比之下尤为明显。艺术家根据上述观察,创作出《内部的喷泉》,并藉由作品聚焦于建筑和施工上。外籍劳工是打造新加坡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内部的喷泉》通过建筑物结构骨架——纵向钢筋的展示,在在说明了这点。从上方照射着中间柱筋的一丝丝光线,乍看之下宛如一道倾泻而下的瀑布;它在各种真假植物的环绕中显得如此耀眼。王博的作品就如其他本地建筑地标一般,游走于“人造”与“自然”之间。这项创作既凸显了外籍劳工艰苦的工作环境,也折射出他们在本地充满疏离感的生活体验,尽管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是他们挥血汗卖力打造出来的。

本地舞蹈工作室P7:1SMA的《装货/卸货》(*Loading/Unloading*)通过装置艺术和一系列“身体介入(somatic interventions),呼应展览与丹戎巴葛码头仅一步之遥的事实。波动起伏的主要结构属于模块化形式,P7:1SMA成员在展览期间会藉由一系列表演和行动对它进行拆卸和重新组装。表演者在进行表演时会平衡、踩踏或移动模块化结构,使它们逐渐变平,失去弹性。观众可在作品旁边观看一部有关该团体的短片,内容主要介绍他们的彩排和表演项目。艺术家们曾与丹戎巴葛一带的码头工人广泛交谈,并把对海港建筑空间设计的实时观察融入他们的编舞中。《装货/卸货》对海港等人造巨型结构都是效率高超的主流论述提出质疑,同时呼吁我们正视参与这些建设工程的劳工被无视的事实。

菲律宾是世界第三大香蕉出口国,它所生产的香蕉品种华蕉(Cavendish,又称香芽蕉)畅销全球。艺术家奇安·德利特(Cian Dayrit)的作品《忏悔的植物》(*Penitent Plant*)便以此为主题。透过描述菲律宾华蕉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揭露这种热带水果的全球供求链。德利特着重刻画工人们经历和他们的故事,而非促进华蕉生产和消费的现有基础设施之上。作品中间的纺织品上面有一棵香蕉树,香蕉树四周被各种机构和业界持份者的标记所围绕,它们主宰着菲律宾的香蕉种植业和出口业。另外,作品亦是由棉兰老岛的各个香蕉种植园的图像拼凑而成。伴随作品展出的一系列素描和文字记录,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曾采用的参考资料。

若把这三件作品视为一组来看,它们仿佛在邀请我们重新审视全球经济及其生产和消费形态。把环球经济视为一台运行良好的“机器”是容易不过的事情,尤其是在丹戎巴葛分销园这样的地方。然而事实上,整个全球经济的基础却必须依靠劳工们的辛勤努力才能够有效运行,然而他们却不是左右世界的“推手”,而是为现实所迫,迁移世界各地谋生的“被推动者”。

热图和热区

我们通常会使用地图去了解实体空间。地形图反映地球表面形态和面貌，是一份地形的记录和调查资料。这些地图本应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然而它们在捕捉地球上的生命多样性和各种细微差别上，可能已被赋予新的想象，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家们在检讨这种“迭代的可能性”(iterative possibilities)时，会质疑地图的中立客观性。

制图可以成为一种暴力和压迫的工具，各种机构曾使用它来批准和进行资源的开采。艺术家奇安·德利特(Cian Dayrit)在作品《忏悔的植物》(*Penitent Plant*)中便揭开和解构了制图行为，同时挑战其权威性。作品中的手绘地图出自对抗性制图(counter-mapping)工作坊参与者的手笔。每张地图由不同图像组成，反映工人们个人日常工作形态，同时为制图这种科学行为注入有趣的主观色彩。艺术家邀请观众思考数据收集的不完善处，同时敦促我们在探索边缘故事时，应以它们自身的价值为考量。

同样的，艺术家蒂芙尼钟(Tiffany Chung)的创作亦反映了她对追溯、调查和定位的热衷。她在《重构大规模人口外流历史：船只的轨迹、第一收容港和收容国》(*Reconstructing an exodus history: boat trajectories, ports of first asylum and resettlement countries*)中藉由一幅刺绣地图追溯难民从1979年至1989年的迁移情况。难民往往不是地图的介绍对象，可是在钟氏的作品中却成了主角。艺术家以不同的针线密度和间距折射出地图和图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难民个人历史的疏漏。作品是蒂芙尼钟氏长期创作项目《出越南记计划》(*The Vietnam Exodus Project*)的一部分。此项目结合了学术研究和累积多年的人际关系建立及行动主义。虽然在今天这个相互连接的世界里，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然而艺术家敦促我们把东南亚的人口迁移活动——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视为一种多元现象。

20世纪之交以来的东亚和东南亚政治和经济矢量，是何锐安目前的研究重点，其新作品《经济走入民众》(*The Economy Enters the People*)探讨新加坡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在197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迅速起飞；没有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全球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一代中国领袖成为何锐安的审视对象；他们跟随新加坡领导层，把发展“经济”视为执政的主要目标。作品以“讲述表演”(lecture performance)和装置艺术的形式出现，暗喻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代表曾经举办的各种聚会和会议。作品要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何谓“经济”？我们应该如何监测和驾驭它？

《UKI病毒激增》(*UKI VIRUS SURGING*)是郑淑丽从现有系列《UKI》(2009年-)中拓展出来的一部新作品，而《UKI》本身则是她早期电影《I.K.U.》(2000年)的续集。生理和社交的“繁殖”(reproduction)一直是郑淑丽众多作品中探索的主题，她在审视身体细胞的演变力之余，同时探索社会彻底改变的能力——这种改变重新界定性别、社会角色和体制。近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第一场发生在2000年至2002年期间，第二场则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让郑淑丽有所感触，启发她在作品中营造出众多的科幻故事场景，让她能够重新想象如何以不同方式和他人重新建立连系。

这些作品把参与经济运作流程的人和组织，摆在最显著的位置上，为全球经济格局的“重绘”(remapping)提供替代途径。它们把焦点放在这些形体以及其细胞的演变力上，提醒我们另类世界的可能性。

▲ 超越人类的生态系统

“人类已经进入人类世 (Anthropocene)”的宣言如今已成为一种陈腔滥调。在这个人类世时代中,人类活动已经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我们的运作规模仿佛一股地质营力般强大,人类的行为更改变了地球物理表层。塑造人类世的地质力量主要源自全球经济的矢量,长年累月之下,这些矢量对地球表层带来了各种改变和破坏。为了保护我们的未来,人类不能继续依赖往常的“控制室”去管理地球;我们必须关注和了解其他我们已经渐渐失去的世界。

郑淑丽仍在持续创作中的系列作品《UKI》(2009年-)就是这种思考方向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衡量着自己变成其他生物或形体的可能性。郑淑丽的作品有如一部不断演变的科幻小说,对200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作出批判之余,也敦促我们思考建立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在艺术家的“UKI”宇宙中,那些我们认为是“正常”或“人性的”事物,往往都变成怪异的现象。郑淑丽的作品不以单一视角了解人类,而是指出我们品物繁多,一直以来已经“超越人类”(more-than-human)。

何子彦在《H是Humidity(潮湿)的第一个字母》(*H for Humidity*)中试图把东南亚重新定义和想象成水和空气的世界。东南亚是全球降雨量和湿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当地许多有关创世的神话均以猛烈翻腾的海水为起始点,作品既受上述两点启发,同时也审视了本区(尤其是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的水源管理和公共建设工程,以及我们在气候剧变之下却使用空调和潮湿环境斗争。面对海平面不断上升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行动如水”?

新加坡本岛以南有一群小岛屿,原名绝后岛(Pulau Blakang Mati)的圣淘沙岛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圣淘沙已被开发成城市中的旅游胜地,但是岛上依然还能找到一个受保护的海岸生态环境—丹戎里茅(Tanjong Rimau),那里的潮间带是海洋生物栖息、繁衍的乐土。在《丹戎里茅的实景模型》(*Dioramas for Tanjong Rimau*)中,哉里娜(Zarina Muhammad)、陈文传和陈子轩提及此处以及新加坡南部海滨,后者将被重新发展为新社区。实景模型中的容器/船只只会冒泡和发出如咒语般的声响,观众闻之会被其中的音景所吸引。作品着眼于土地和其历史叠合,把古代宇宙观和神明之道视为忆述的途径。“宇宙观”指的是某社群对世界的诞生和组织共同认识;人类和“超越人类”的境界在宇宙观中往往是合成一体的。这片土地的前生已被遗忘多年,人们对此更是视而不见;这些地方在重新发展后更变得面目全非,现在进入眼帘的只有现代城市中典型的豪华公寓和摩天大楼。

在丹戎巴葛分销园的繁忙背景之下,这三件作品邀请我们仔细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人类依旧执迷不悟,继续不断消费全球资源,那将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为自己建设的高楼大厦不足以对付海平线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危机,在灾难发生或是人类最终灭种之后,将是个什么样的下场?也许我们是时候与那些以为早已消亡的世界重新连接。

公共图书馆和围板等展出地点的相关信息：

《孤独的矢量》是个多站点展览，将在公共图书馆和建筑围板等多个地点展出，有关详情如下：

▲ 郑马勒 (Zheng Mahler)

《绿螃蟹：吉祥空间组织图》

(The Green Crab: A Diagram of Auspicious Spatial Organization)

展出日期：2022年2月19日至8月28日；

展出地点：新加坡美术馆位于勿拉士峇沙和奎因街八号的建筑围板

《绿螃蟹》是一幅充满奇想的新加坡风水图，为我们在城市游走时提供另类指南。作品由二人艺术团体郑马勒 (Zheng Mahler) 负责操刀，另外还有参与协作的新加坡建筑史学家陈昱宏 (Ian Tan) 和一口设计工作室 (One Bite Design Studio)。有人曾经批评新加坡是个人工造假的的城市环境，《绿螃蟹》则对此进行反驳。作品揭开这个城邦高效功能的现代性表面下，蕴藏着的城市规划气场。风水的基本理念诚然为本作品提供创作素材，不过我们终究要寻找的，也许是对周围环境更有包容性的一种方案；在这个方案之下，各种宇宙观和现代工程都能和谐共存。

~ 朱浩培

《播种主权》

(Seeding Sovereignty)

2022年3月1日至31日，勿洛公共图书馆

2022年4月2日至6月6日，宏茂桥公共图书馆

2022年6月8日至7月24日，裕廊区域图书馆

2022年7月27日至9月11日，淡滨尼区域图书馆

艺术家朱浩培在《播种主权》中试图提供另一种分配种子的途径。作品以种子收藏库的形式出现，其设计是建立在分享知识的基础上，在确认我们相互依赖的关系的同时，重新想象以不同方式将大家组织起来。作品反映了艺术家长期对稻米以及它在新加坡和东南亚流通情况的浓厚兴趣。作为同济间重新分配种子的另类经济体，作品展现的是更加透明又取决于非正式关系的劳动力编排方式。